

## 乐读

编者按：春回大地，寒气渐散，草木抽芽，万物复苏。中国人向来偏爱春天，更爱以食迎春。

在江南，春天更是一个被诗意与美食包裹的季节，从立春到谷雨，踏青赏花、祭春祈福之外，最要紧的，莫过于那一口鲜灵灵的春味。一口春笋，一缕韭香，一碟河鲜，都是春天最动人的滋味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以舌尖赴春约，把整个春天，吃进心里。

## 吃春天



## 《雅舍谈吃》

梁实秋 著  
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## 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

丁立梅 著  
出版社：西苑出版社



## 《人间有至味》

汪曾祺 著  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## 《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》

林清玄 著  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## 《丰子恺作品精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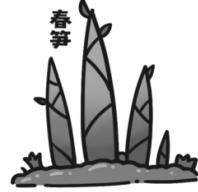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 著  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春笋

春笋富含水分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被誉为“春季菜王”。

我们中国人好吃竹笋。《诗大雅·韩奕》：“其簋维何，维笋维蒲。”可见自古以来，就视竹笋为上好的蔬菜。唐朝还有专员管理植竹，《唐书百官志》：“司竹监掌植竹苇，岁以笋供尚食。”到了宋朝的苏东坡，初到黄州立刻就吟出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之句，后来传诵一时的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令人瘦。若要不俗也不瘦，餐餐笋煮肉”，更是明白表示笋是餐餐所不可少的。不但人爱吃笋，熊猫也非吃竹枝叶不可，竹林若是开了花，熊猫如不迁徙便会饿死。

笋，竹萌也。竹类非一，生笋的季节亦异，所以笋也有不同种类。苦竹之笋当然味苦，但是苦的程度不同。太苦的笋难以入口，微苦则别有风味，如食苦瓜、苦菜、古酒，并不嫌其味苦。苦笋先煮一过，可以稍减苦味。苏东坡吃笋专家，他不排斥苦笋，有句云：“久抛松菊犹细事，苦笋江豚那忍



说？”他对苦笋还念念不忘呢。黄鲁直曾调侃他：“公如端为苦笋归，明日春衫诚可脱。”为了吃苦笋，连官都可以不做。我们在台湾夏季所吃到的鲜笋，非常脆嫩，有时候不善挑选的人也会买到微带苦味的。好像从笋的外表形状就可以知道其是否苦笋。

春笋不但细嫩清脆，而且样子也漂亮。细细长长的，洁白光润，没有一点瑕疵。春雨之后，竹笋骤发，水分充足，纤维特细。古人形容妇女手指之美常曰春笋。“秋波浅浅银灯下，春笋纤纤玉镜前。”（《剪灯余话》）这比喻不算夸张，你若是没见过春笋一般的手指，那是你所见不广。春笋怎样做都好，煎炒煨炖，无不佳妙。油焖笋非春笋不可，而春笋季节不长，故罐头油焖笋一向颇受欢迎，惟近制多粗制滥造耳。

（节选自《雅舍谈吃》）

## 青团

绿色，似乎是大自然为春天量身定制的专属色彩，在众多美食中，最能代表春天味道的，非青团莫属。

去江南。随便一座古镇，深巷里闲逛，也总要撞见做青团子的。那是取了青绿的艾蒿，碾碎，和了糯米粉，揉搓而成。看做青团子，也是极有意思的。眼见着那一团一团的绿，在一双手上盘啊盘啊，就盘成了青团子，乖乖地在蒸笼里躺着，浑身绿得晶莹剔透，像颗绿宝石。蒸笼上冒出的香气，竟也是绿绿的了。

我爱看那些捏着青团子的手，苍老的，或年轻的，无一不浸染着绿。深巷幽静，我的耳畔仿佛响着一支绿的情歌，咿咿呀呀，从千年的烟雨中，一唱三叹地，穿越而来。

（节选自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）



## 韭菜

春天是一年四季中韭菜最为鲜美的时候，有“早春韭菜一束金”的说法。

有一年我在青岛寓所后山坡闲步，看见一伙石匠在凿石头打地基。将近歇晌的时候，有人担了两大笼屉的韭菜馅饺子来，揭开笼屉热气腾腾，每人伸手拿起一只就咬。一阵风吹来一股韭菜味，香极了。我不由得停步，看他们狼



吞虎咽，大约每个人吃两只就够了，因为每只长约半尺。随后又担来两桶开水，大家就用瓢舀着吃。像是《水浒传》中人一般的豪爽。我从未见过像这一群山东大汉之吃得那样的淋漓尽致。（节选自《雅舍谈吃》）

## 荠菜

“谁谓荼苦？其甘如荠。”“三春荠菜饶有味”，作为春菜里的鲜味代表，荠菜清脆碧绿，盈盈欲滴，在三四月间最为鲜嫩。

荠菜是野菜，但在我的家乡却是可以上席的。我们那里，一般的酒席，开头都有八个凉碟，在客人入席前即已摆好。通常是火腿、变蛋（松花蛋）、凤鸡、酱鸭、油爆虾（或呛虾）、蚶子（是从外面运来的，我们那里不产）、咸鸭蛋之类。若是春天，就会有两样应时凉拌小菜：杨花萝卜（即北京的小水萝卜）切细丝拌海蜇和拌荠菜。荠菜焯过，切碎，和香干细丁同拌加姜末，浇以麻油酱醋，或用虾米，或不用，均可。这道菜常作成宝塔形，临吃推倒，拌匀。拌荠菜总是受欢迎的，吃个新鲜。凡野菜，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。

## 香椿

香椿以其独特的鲜香和营养价值，成为春日里备受瞩目的食材之一。香椿是民间喜采食的传统“树头菜”之一，也是时令名品，具有浓郁的芳香气

味。我的父亲独沾一味，非常喜欢香椿的气味。他白天出去耕作，黄昏回来的时候，就会随手摘一些香椿的嫩叶回家，但是偏偏母亲不喜欢香椿的味道，所以父亲时常要自己动手。他把香椿叶剁碎，拌面或拌饭，加一点油、一点酱油，就是人间至极的美味。

最简单的做法，是把香椿剁碎了放在酱油里，不管蘸什么东西吃，那食物立刻布满了香椿的强烈气息。

次简单的做法，是用香椿叶来炒蛋，美味远非菜脯蛋、洋葱葱蛋可比。或者是用蛋和面粉裹香椿叶下去油炸，炸得酥黄

## 桑葚

春到三四月，桑葚正当时。春天有一个应季的水果就是桑葚。

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，我与诸姐跟了去，去吃桑葚。蚕落地铺的时候，桑葚已很紫很甜了，比杨梅好吃得



荠菜大都是凉拌，炒荠菜很少人吃。荠菜可包春卷，包圆子（汤团）。江南人用荠菜包馄饨，称为菜肉馄饨，亦称“大馄饨”。我们那里没有用荠菜包馄饨的。我们那里的面店中所卖的馄饨都是纯肉馅的馄饨，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”。没有“大馄饨”。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这一家的一道名菜：翡翠蛋羹。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，一边是荠菜，一边嫩黄，一边碧绿，绝不混淆，吃时搅在一起。这种讲究的吃法，我们家乡没有。

（节选自《人间有至味》）



香脆，可以当饼干吃。或者，以香椿拌豆腐。还有复杂一点的，就是以香椿叶子包饺子、包子、粽子，香气宜人。

我受了父亲的调教，从小就嗜食香椿，几乎有香椿叶子，什么东西都吃得下了。而香椿树那种独一无二的香气，也陪伴了我的童年。那高大的香椿树每到初夏，就会开出一簇簇的小白花，整个天空就会弥漫着一股清香，然后，结果了，果熟裂开了，香椿树带着小翅膀的种子就会随风飞到远方。

（节选自《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》）



多。我们吃饭之后，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，采了一碗桑葚，跟了蒋五伯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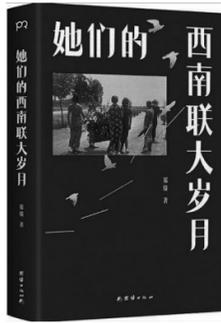
（节选自《丰子恺作品精选》）

## 新书

## 《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》

郑媛 著  
出版社：团结出版社

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故事已屡被讲述，但他们的太太，多为丈夫的光芒所掩，其身影在历史书写中已日渐模糊。本书将聚光灯对准这一群体，刻画她们的形象，讲述她们的故事，填补了西南联大历史书写的一个空白。通过书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，我们看到，她们是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与者，她们的作为，为西南联大精神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底色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动荡年代的生命力量。



## 《笔与剑：先秦历史的旋律》

黄朴民 著  
出版社：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作者多年来深耕先秦两汉思想史与中国军事史领域，在本书中聚焦先秦历史与兵学文化，勾勒出了先秦政治文明演进与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。内容涵盖先秦政治文明趋势与战略格局、《孙子兵法》文本释读与本义考证、兵学源流演变、诸子军事思想异同等。

## 《超越胜负：浙BA的答案》

体坛报社、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 主编  
出版社：浙江摄影出版社

本书深度聚焦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这一具有现象级影响力的赛事，围绕“胜负之间”“胜负之外”“超越胜负”三个核心维度展开，全景记录赛场的热血瞬间，深入解读赛事幕后的智慧。本书汇聚多方视角，书写平凡人的英雄梦想，揭示一场草根联赛如何与地方文旅、经济发展实现同频共振，彰显群众体育所蕴含的强大凝聚力，持续激发大众参与运动的热情，为当代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“浙江答案”。



## 读有所得

## 读懂杜甫



## ■孙志强

以前说起杜甫，我只知道他是位忧国忧民的“诗圣”。脑海中浮现的，总是一个眉头紧锁、饱经沧桑的老者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历经人间疾苦。至于他究竟经历过什么，为何能写出那样沉郁顿挫的诗句，我从未深究。

直到不久前读了冯至的《杜甫传》，杜甫的形象才在我心中鲜活起来。童年时的他，也是个无忧无虑、精力充沛的少年郎。书中写他“一日上树千回，只为摘枣”，读至此处，我不禁莞尔。谁能想到，日后写下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诗人，也曾有过如此顽皮的时光。

二十岁时，杜甫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。他的豪迈不羁，丝毫不逊于我们所熟知的李白。然而命运弄人，三次进士不第，父亲去世后更是几乎断了经济来源。即便如此更困顿，他心中的那团火始终未曾熄灭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这份理想，在现实的泥沼中依旧倔强地燃烧着。

安史之乱的烽火，改变了大唐，也彻底改写了杜甫的人生轨迹。他从奉先到白水，再到鄜州，一路携家带口逃亡，常常食不果腹。可当他得知唐肃宗在灵武即

位，立即北上投奔。途中被俘，困于沦陷的长安，他的目光却越过个人的苦难，投向了整个国家的伤痛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道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怆。

脱困后，他穿着磨破的麻鞋赶到凤翔。唐肃宗感其忠诚，授他左拾遗之职。这一年，他已四十五岁，却依旧满怀热忱。经皇上允准，他回家探亲。一路所见，尽是百姓流离，他把这一切写进了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。在那些诗句里，我们听到的是对苍生疾苦的呼喊。

杜甫漂泊至四川，住在茅屋里，生活全靠朋友接济。当秋风吹走屋顶的茅草，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窘迫，而是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？自己身处风雨飘摇，心中挂念的，却是天下寒士。暮年时的杜甫，穷困潦倒到极点，最终在水拍船舷的呜咽声中悄然离世。

闻一多先生说：“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，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、最瑰丽、最永久的一道光彩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合上书页，杜甫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。千年已过，我们依然需要杜甫，需要他的诗，需要他的精神。